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五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志下

思立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為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內豎平

子欲言政事又為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立遠之

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來從立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思立而已老子曰立之又立

眾妙之門

張平子

舊注

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掣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疎略而注又稱愚以

為疑辭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焉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

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

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

語曰里仁為美潛服膺以永靖兮繇日月而不衰

繇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

拳拳方言曰靖思也靖與靚同字林曰靖審也

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

節

修善也貞誠也善曰楚辭曰苟中情其好修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

疎余身而順止兮

遵繩墨而不跌

球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顛廣雅曰跌差也

志搏搏

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

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

詩曰勞心搏搏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

瓊枝

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

縹幽

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薜

縹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亭又曰扈

江薜與薜芷分細秋蘭以為珮說文曰繫幃曰縹幃一名縹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縹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

女曰縹然則縹者即係囊之繩也說文曰縹網中繩縹音縹

美縹積以酷烈兮允塵

邈而難虧

縹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子虛賦曰縹積塞縹上林賦曰酷烈淑

郁楚辭曰芳非非兮難虧既嫋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嫋才也麗好也

鮮寡也攸所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播散也幽獨

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

尚書帝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

說之生殷二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傳姓說名也武丁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言

此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

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隕數搏賊大

臨虞降度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慶

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尚前良之遺風兮

惘後辰而無及

尚庶幾也良善也惘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也惘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

人之遺風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

煢煢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

獨行煢煢楚辭曰感鸞鸞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

鸞鸞

既惇獨而不羣

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鸞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曰名鸞鳥廣

雅曰鸞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

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

旦獲譴于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

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乃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也僻邪也辟

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也僻邪也辟

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為邪辟此言無遺為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增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為言已善曰言不諱以危身

曰獨便悁而煩毒焉發憤而舒情又曰中替亂兮迷惑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

而不理

湛深也懷思也續紛亂貌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

願竭力以守誼

今雖貧窮而不改

竭盡也

執彫虎而試象兮跼焦原而跟

趾

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

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踐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跼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

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齋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  
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齋踵此所以服一時也  
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己以  
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  
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陷危若  
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陷

庶斯奉以周旋

兮惡既死而後已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  
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

遷移也渝變也泯  
滅也規圓也矩方

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  
工巧兮減規矩而改錯

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

不香

蕭艾草名也蕙芷香草也禮記曰簞笥問人者並  
盛食器員曰簞方曰笥案盛衣亦曰笥後漢作珍

蓋瑤字相  
似誤耳

斥西施而弗御兮繫腰褭以服箱

斥却也西  
施越之美



女也御幸也繫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騷裏古之馭馬也

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晄彼牽牛不可以服箱馬中五切今賦作繫字行頗僻而獲志

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惟天地之無

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不

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

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欲巧笑以

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干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處濁世而顯榮非余心之所樂

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曰毛詩曰

君子至止辨貞亮以為聲兮雜伎藝以為珩  
辨衣繡裳  
辨文織也

佩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珮也善曰說文曰辨交也

又曰聲覆衣大中也从巾般聲或以為首飾字林曰聲

帶也禮記曰男鞶革鄭玄曰鞶小囊盛悅巾者說文曰

珩聽行也從行上聲字林曰珩珮玉所以節行大戴禮

曰下車以珮玉為度工有雙

衡下有雙璜珩與衡音義同

昭綵藻與琬球兮璜聲遠

而彌長

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璜曰璜善曰董巴與服志曰古者君珮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

組連結於纆謂之綬

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

曜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

曰曜靈暄而西征廣雅曰朱明曜靈東君日也

恃已

知而華予兮鵲鳩鳴而不芳

鵲鳩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

予又曰恐鵲鳩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鵲鳩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服虔曰鵲鳩

一名鵲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馬膠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

露之為霜

說文曰道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芝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

為霜爾雅曰茵芝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

伉洛姑嫜之難並兮想依依韓以流亾

疊疊進貌疇誰也伉儷也洛嗟也嫜

好也韓衆獲道輕舉故思依之以流亾也善曰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衆之流

得一又曰寧溘死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以流亾姑惡也

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自知今又曰寒淹留而無成心猶豫而狐疑兮即歧趾

而臚情

即就也歧山名也臚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

治歧也仕者世祿臚力於切

文君為我端蓍兮利肥遯以保名

文君文王

也遯卦名也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此筮得遯之咸其遯卦艮下乾上上九又辭云肥遯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增繳所不及遯之最美故名肥遯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肥遯而保名史記曰蓍百莖一根劉向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歷衆山以周

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

迅風善曰謂遯卦也楚辭曰歷衆山而日遠又曰聊浮遊於山陽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遯下體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衆

二女感於崇嶽兮

或冰折而不營

崇高也。獄五獄也。遯上九變為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

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遯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嶽，獄即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天蓋高而

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巖巖。

世路可知。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兌為澤。

勗自強而不息兮

蹈玉堦之峴崿

勗勉也。乾為玉，故曰蹈玉堦。玉堦，天乎。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堦，不思去言。

尚欲進忠賢，勗丑衍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日強不息。方言曰：峴崿，高貌也。

懼筮氏之長

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東龜長，又曰：東龜甲屬。

善曰爾雅曰龜左晚不煩郭璞曰行顯左晚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卜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碩也祥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卜而遇大鳥

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絲辭也毛詩曰鶴鳴於九臯字林曰逞盡也

遊塵外而瞥天兮據

冥翳而哀鳴

瞥裁見也善曰莊子曰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達也瞥匹洩切

鵬鶚競於

貪婪兮我修絜以逸榮

競逐也善曰鵬鶚惡鳥喻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婪

力舍切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

鵲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趙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氣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

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灼曰蟲飛集戶  
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  
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母而藏之厥休將振王  
與令尹母而藏之於積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  
情曰先君怒寧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  
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  
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為  
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 占既吉而無悔

兮簡元辰而倣裝

倣始也裝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無悔

旦余沐於清源

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

飛泉之漑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漑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蕩口也從水漱聲所右翹鳥切字林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曰咀嚙也

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

廣雅曰黼梁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

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善曰走音奏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

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主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也史記曰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海中去人不逮及到三山反在水下

何道貞之淳粹兮去

穢累而飄輕

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耽躬於道真楚辭曰昔三后之

純粹又曰除穢累而反貞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

抃手搏也善曰



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

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

生瀛洲海中神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

鑿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圓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鼇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沆瀣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

桑憑依也遐達也逝往也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邇

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沸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圓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

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

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糧糧

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揚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  
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飧六氣而飲沆瀣兮漱  
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夏食沆瀣北方夜半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

高岡

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水禾焉其穗長五尋

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  
尋大五圓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  
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

乎稽山

暘谷日所出

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食偽也善

曰國語曰吳伐越隨會稽獲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  
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  
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韋昭曰羣臣謂主  
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注芒氏君之名

也連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

指長

沙之邪徑分存重華乎南鄰

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

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存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顧續

處彼湘濱

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

離騷所謂湘妃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湖之間瀟水涓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澧沅之側交游滿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邇吾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水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

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江湘遂號為湘夫人

也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

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游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昭十九年顯項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圯房鄙切

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黎為火正懷歸也愁鬱鬱以慕遠

兮越卬州而遨遨卬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

鬱之無快躋日中于昆吾兮憇炎火之所陶鄭玄曰躋外也善曰

卬五即切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曰憇息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其外有炎

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丘

揚芒燂而絳天兮水沚沚而涌濤

燂風熾也

沚沚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沚沚也芒光芒也燂火飛也揚雄冀州箴曰冀土麋沸沚沚如湯温風

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

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

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戶獮乃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也乃的切楚辭曰心再悒余悒悵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為勞顓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

顓獨也羈寄也

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顓苦骨切

顧金天而歎息

兮吾欲往乎西嬉

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為明王死配五行少皞配金說文曰

嬉樂也

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

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案執旄

以指搗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旄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凰翼其承

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

躔息也撫拾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方

言曰日建為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踳踳薛君曰踳踳躑躅也廣雅曰踳踳猶豫也方言曰撫取也踳直由切踳直於切超軒轅於西

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

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鯉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

汪氏國在西北外此國足龍魚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

九土

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濛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光之所司

郭璞曰壽收金神也  
人面虎身右手執越  
歟神化而蟬蛻今朋精粹而為徒

歟輕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吐氛濁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  
蹶白

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蹶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

子曰八極西南方曰徧窮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  
亂弱

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  
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

逗止也華大華也山北曰陰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

潺湲流貌漢書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  
號呼也書

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

為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夷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

天子龍舟鷁首子合韻音夷渚切

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

黃帝

葬於西海橋山神未岵也應劭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思貌春秋命歷序曰帝軒授圖維授歷

楚辭曰且徜徉而悵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

悵息

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菡郭璞注曰說者

云菡木名也毛萇詩傳曰蓁蓁至盛也悵許吏切又虛秘切

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

道其焉如

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謀也穆求也如之也

曰信近而遠疑兮六

籍闕而不書

六籍六經

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

九交



道曰達覆審也疇誰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

七日而化為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

為虎也廣雅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曰噬嚙也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王名也

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

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荆地有一死人名鼈令其尸亡隨

江水至上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為死生錯其不

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

齊分雖司命其不瞞瞞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

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實號行於代

瞞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

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實皇后景帝母

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實姬

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官者吏必  
置趙籍之伍中官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實姬涕  
泣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  
代王獨幸實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  
王肆侈于漢庭

兮卒銜恤而絕緒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  
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

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殺火  
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則銜

恤  
尉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

尉官名也廐蒼也  
善曰漢武故事曰

顏廐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  
廐眉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  
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  
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  
上感其言擢  
拜會稽都尉  
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  
善曰漢書曰董

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  
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羸診  
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  
自衾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  
隧王葬禮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仍因也穆  
届

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届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

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  
在齊夢天壓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毀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瞻其侍無之後穆子還過  
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奔  
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  
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下而退牛不進文斷祛  
叔孫履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

而忌伯兮聞謁賊而寧后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

垣勃鞞斬其袪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鄭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袪袪也勃鞞字伯楚也通人聞於好惡兮宣昏惑

而能剖

剖分明也

羸穢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蒼頡篇識書河

洛書也說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為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徵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扶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扶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

獨賜扶蘇書扶蘇即位為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為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扶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得日夜怨望不得為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居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扶蘇為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驪山善曰史記曰盧士使人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也

或輦賄而違車分孕行產而為對

車人名也孕懷子也

昔有周擘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且萬及期忘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

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更貧困鄭玄曰孕姪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慎竈顯以言天今占水火而妄訊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

大夫裨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尅尅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瓊瑋玉瓚瓚之猶必不火子產不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在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古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

梁叟

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剗刃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

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族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高誘曰誚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挿物地中為刺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親所睨而

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睨視也矧況也

毋繇孿以倖己兮思百

憂以自疹

母勿也繇孿係貌倖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倖胡令切彼天

監之孔明兮用裴忱而祐仁

監視也孔甚也裴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

天監厥德又曰周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庀禱以拯民湯

公曰天威斐忱

帝

乙也蠲潔也極濟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可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庀大也禱福也祈或為枋非也景三慮以營

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

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察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



十一 魏顓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

善曰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

妾武子有疾命顓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顓嫁之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顓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即晉地使魏顓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顓所以敗秦師者專由魏犢妾之入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犢也有嬖妾無子武子疾病命顓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顓曰必殺以為殉葬及武子卒顓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情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顓領兵拒秦師之曰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抗禦杜回杜回遂躓而顓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

也 答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

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未乃滅善曰尚

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桑耒寄夫根生分卉既凋

而已育

桑耒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耒也言桑

耒寄夫根生桑耒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皋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

也 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

復返也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

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

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仰矯首

以遙望兮魂慙惓而無傳

傳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惓惓兮

未思王逸曰憊憊也  
悵失望志錯越也

逼區中之隘陋今將北度而宣遊

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  
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

行積冰之磴磴今清泉汙而不流

汙凍也善曰淮南子  
曰八紘北方曰積冰

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磴磴堅也牛  
哀切方言言磴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汙寒杜預曰汙閉也

寒風淒其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

淒寒貌說文曰拂擊  
也爾雅曰穹大也毛

詩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動  
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

玄武縮于殼中今騰蛇

蛻而自糾

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含尊曰太  
一常居後玄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

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文子  
曰騰蛇無足而騰也淮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蛇蛻也

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凌冰也善曰矜寒貌凌力說切坐大

陰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

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大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

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屏蔽也慨太息也屏與屏古字通哀而不泣曰唏何休曰歛悲也火既切

怨高

陽之相寓兮仙顓頊而宅幽

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仙小貌也善曰家語

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配永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仙去鳳切

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瘳愈也南至焱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

歎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

望寒門之絕垠

兮縱余縲乎不周

善曰楚辭曰踣絕垠于寒門又曰登閭風而縲焉王逸曰縲繫也楚辭曰

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光驅於寒門注寒門天北門也  
左氏傳曰臣負羈縲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  
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  
爭為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  
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

迅焱瀟其騰我兮驚

翩飄而不禁

瀟疾貌騰送也翩飄疾貌瀟音蕭善曰  
爾雅曰風飄謂之焱字林曰瀟深清也

越

豁闌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砾砾經重瘖乎寂寞兮慙墳

羊之深潛

豁闌大貌漂浮也砾砾深貌重陰地下也寂  
寞靜貌瘖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

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  
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  
曰以丘所聞墳羊也丘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也淮南子

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廣雅追荒忽於地底

曰羊土神燄火舍切囀火加切琳音林

分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

說題辭曰元氣以

為天混沌無形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蹊路

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

密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微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

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首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謂是燭九陰

是謂燭陰郭璞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瞰瞻也瑤

谿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鍾山有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鵠殺祖江

于崑崙之陽帝乃殺之於鍾山之東曰瑤聘王母於銀  
岸欽鵲化為大鵲郭璞曰鵲音丕鵲音愕

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  
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

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王母仙者  
故假言之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

戴勝慙其既歡

兮又謂余之行遲

戴勝謂西王母也慙笑貌謂讓也善  
曰字林曰慙謹敬也山海經曰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

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  
司天之屬郭璞曰勝玉勝慙魚鰓切

載大華之玉女

兮召洛浦之宓妃

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  
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

鼓琴聲楚辭曰  
迎宓妃于伊浦

咸姣麗以盛嬋兮增嫋眼而蛾眉

說文  
日姣

好也廣雅曰嫋好也善曰  
楚辭曰嫋目冥笑眉曼  
舒諄嫋之纖腰兮揚雜錯之

桂微

諄嫋細腰貌善曰方言曰桂謂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桂青絳謂之緣桂古攜切爾雅曰

婦人之微謂之綉郭璞曰即今香縷也諄音眇說文曰嫋妍嫋也財性切一音精離朱脣而微

笑兮願的礫以遺光

離開也的礫明貌善曰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上林賦曰冥笑的

音歷獻環琨與琛縞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珠也琨璧也琛質也縞今之

香縷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求德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珮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薛

君韓詩章句曰縞帶也尚書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曰厥篚玄黃琨音昆縞音離

而不嘉

豔美色也善曰賂美謂環琨玄黃也楚辭曰怨靈修之浩蕩

雙材悲於不納



分並詠詩而清歌

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修身廣觀善惡

歌

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

烟煴和貌葩華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醇廣雅曰烟

煴元氣也毛萇詩傳曰卉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葩古花字本誤作藹音為葩切此非之用也鳴

鶴交頸睢鳩相和

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雎鳩

處子懷春精魂

回移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婢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

如何淑明忘

我實多

淑善也淑明謂衡也王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為卿

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

爰於

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載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

巍巍高貌縈紆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

也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曰楚辭曰虺蛟龍

以梁津兮詔登閭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為脉閭風崑崙山名

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閭風桐版玄圃層城九重禹云崑崙有北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

北角曰閭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

西屑瑶藥以為糗兮斟白水以為漿屑碎也糗也斟酌也善曰瑶藥也

說文曰糗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瓊廟以為糧王逸曰廟屑也毛萇詩傳曰糗食也又曰斟挹也爾雅曰斟酌也

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子曰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藥而髓切斟居于切抨巫咸以

占夢分乃貞吉之元符

押使也善曰言我昔夢禾禾今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

降分懷椒糝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押普耕切滋令德於正中兮

含嘉秀以為敷

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善曰言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

德孝

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

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

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懿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

曰靜貞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

來迓

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迓迎也言戒誓令咸早而會皆供職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金皆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暋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

也列缺電也暋光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普耕切雲師黻

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黻陰貌凍雨暴雨也

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

之凍雨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黻徒感切轆珣與而樹葩

兮擾應龍以服輅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轆郭璞曰轆車輓上環轡所貫也則與珣玉之與

爾雅曰玉謂之珣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輅車也百

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衆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

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揭冠岌岌其映蓋

兮珮綈纚以輝煌綈纚威貌岌岌冠貌輝煌珮光貌僕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

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氛旌容以天

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旌羽旒也善曰氛旌氣氣為旌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旌揚氣蜺以

為旌字林曰溶水威貌今取威意宋玉笛賦曰撫軫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蜺為旌溶音勇

而還睨兮心勺灤其若湯勺灤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軫軾車輪小穿也又睨邪

視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管沸其若湯軾音零軾之氏切勺市灼切管音換羨上都之

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羨慕也赫戲威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忘新愚以為當去已

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已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已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

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青瑀青龍文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

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捷登也鉦鏡也捷巨偃切

前長離使拂羽兮

後委衡乎玄冥

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喬皇如

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五行

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

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澳忍而為

清

函舍也懲勝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風氣也易曰與為長女長者伯之故

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洪認之流俗兮王逸曰洪認垢濁也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

之譽譽

鸞鸞無也譽譽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之啾啾譽古嚶字

涉青

霄而升遐兮浮蟻蠓而上征

霄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而汜濫兮甘泉賦曰

騰青霄而軼浮景又曰浮蟻蠓而擬天淮南子曰蟻蠓磴而雨春而風言羣而上下至埃曰溢埃風而上征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

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炎炎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靈也叫帝閭使闢扉兮覲

天皇于瓊宮

叫呼也閭王門也闢開也扉宮門閭也覲見也天皇天帝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閭

開闢兮揚雄甘泉賦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

曰選巫咸兮叫帝閭

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和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

終律十二律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絳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惟般逸之無數

分懼樂往而哀來

孔安國尚書傳注曰數厭也善曰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女

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

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

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



尚書曰帝念我既防溢而靖志兮追我暇以翺翔靖靜也追及也廣雅曰翺

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靖清也毛詩曰追我暇矣又曰將翺將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

太微之閭閭

天文志曰中天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勾曲四星一星正妃

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

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高貌甘泉賦曰閭閭其寥廓閭音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

高閣之將將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駟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

曰王良車駟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閣道建罔車之幕幕兮獵

青林之芒芒

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彎桐栢山上為掩畢三危山上為天苑

彎

威弧之拔刺兮射嵒冢之封狼

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彎弓貌善曰揚雄河

東賦曰懼大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嵒冢山名

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礪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礪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

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

漢之湯湯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貌善曰樂緯曰商為五潢宋均曰五潢

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俾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剋流兮察二紀

五緯之綢繆通皇

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善曰漢

書曰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為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劉流繚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

故曰攝提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

而嚴正綢繆連綿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說文曰生于二俱出為

婉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倪善曰偃蹇踰傲之貌也天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雅

香叢頽頽以方驤善曰衆多之貌頽音悴鹹汨颿淚沛以罔象兮

爛漫麗靡藐以迭過過音唐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

之淫裔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硠礚雷聲也上林賦曰淫淫裔裔硠若即切

踰龐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龐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

契曰天度庖鴻華萌宋均曰庖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蒙鴻以東竭兮說文曰岩過也冥窮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庖莫孔切鴻胡孔切岩徒浪切

廓盪盪

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

宋玉大言賦曰長劍耿耿倚天外

據開陽而

頽眊兮臨舊鄉之暗藹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

舊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悁怨

恨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悁悁烏玄切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

輶車

轅也善曰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屢顧爾僕

雖遊娛以愉樂兮宣愁慕之可

懷善曰楚辭曰聊假日而愉樂兮

出閭闔兮降天途乘茲忽兮馳虛無

閭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閭闔而望兮人曰乘輿風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凌驚風歷驂焱來虛無與神俱焱必遙切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

旗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旗爾雅曰錯鳥隼為旗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

禮記所謂載鴻及鳴鳶也續連翩兮紛暗曖儵眈眈兮反常問蒼頡篇曰

眈眈目視不明貌善曰眈音懸眈音云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又曰

長余佩之陸離文章與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

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

為咎兮歐儒墨以為禽

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

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歐音驅墨墨家流也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

之徽音

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大姒嗣徽音

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崙

善曰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

年晨覺春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投琴鼓之曰歛歛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恭夙夜而

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

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詈兮懼余身之未救

救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

夕惕若屬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

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愧為惡女六切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

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不出戶而以至情上林賦曰馳騫乎仁義之塗

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

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以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系曰也言

繫賦之前意也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俟河之清祇懷憂祇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訪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願得遠渡以自娛上

下無常窮六區

善曰楚辭曰遠渡世以忘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

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

說文曰逞極也

天不可階

仙夫稀

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

柏舟悄悄忝不飛

柏舟詩篇名也注愠怨也

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在君側也忝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

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松喬高跼孰能離

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

結精遠遊使心攜

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游公羊傳曰攜其妻子曰離曰攜猶提

將也迴志竭來從玄謀

竭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

獲我所求

夫何思

夫復也



#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

乎未期

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

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

曰聖王為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史記曰蔡澤燕人遊

學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偁鼻戴肩龜頤威類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王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

梁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王  
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年足矣及入秦昭王召見與語  
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秦相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諒天道之微昧追漁

父以同嬉

諒信也微昧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

子非三閭大夫歟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  
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  
浪之水清可以濯吾足嬉樂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

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嬉樂也

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

長辭

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  
子曰遊乎塵埃之外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

龍禮曰令月吉日  
鄭玄曰令善也

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鶉鷀

哀鳴

睢鷀王鷀也郭璞曰雕類也  
爾雅曰鷀鷀黃鷀也鷀音利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

頤頤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爾雅曰闕闕嚶嚶音聲和也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注嚶嚶兩於焉逍遙聊以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爾島鳴也

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言已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孤星高則羣龍吟淮

南至虎嘯而谷風生仰飛織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

餌吞釣觸矢射也吞釣釣也楚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

之魴鮪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釣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

弋弱弓纖繳連雙鶴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魴鮪也字指曰繭魴屬于時

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盤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

尚書曰盤遊無度

感老氏之遺誠將

迴駕乎蓬廬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

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

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

五絃琴也

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其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子也

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

之軌模

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莫奴切

苟縱心於物外安

知榮辱之所如

班固漢書賈卿述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六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閒居賦

并序 閒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閒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

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宦四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

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班固曰安文書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曰嗟乎巧誠有黷於減切字林曰慨士不得志許既切

之拙亦宜然

言誠有巧者之理拙固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

顧常以為士

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

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迹又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

可以永年延薦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至也

是以資忠履信

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

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

僕少竊鄉曲之譽

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

也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

舉秀才為郎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

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逮事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

世祖武皇帝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為河陽

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尚書郎廷尉

平

臧榮緒晉書曰岳此宰二邑勤於政績推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

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天子惠帝也諒闇令謂凶虛裏寒涼幽闇之處



故曰諒閣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

臧崇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

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

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

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

知天命之終始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

三而已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

名謂太府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雖通塞

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揚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效驗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

論衡曰博

覽古今者為通人臧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

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

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

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方今俊人在官百工惟時

方今猶正令也廣雅曰方正也

尚書曰俊人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是言皆在於是

拙者可以絕意乎寵

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

漢書曰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

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尚傳荀瑩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

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

養父母曰嚴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筭竹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馬能久處斗筭之役乎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無危殆也

論語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築室種樹逍遙

自得

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衍然有自得之志

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

以代耕

說文曰租稅也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

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

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善具食也

牧羊酤酪以

俟伏臘之費

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買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

作伏祠

蓋康曰六月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

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

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

始皇改臘曰嘉平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論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

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也

乃作閒居賦以

歌事遂情焉

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聲類曰遂從意也

其辭曰傲墳素之場

圃步先哲之高衢

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三墳三皇

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

曰翔翔乎書圃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蘧有

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

尚書曰顏厚有怙怙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

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

而懷

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

管子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於是退而閒居於洛之涘

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

拔模文曰自

求多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

身齊逸民名綴下士

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

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陪京沂伊面郊後市

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

賦注曰沂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也陸機洛陽記

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浮梁黥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

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

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爾雅曰地謂之黥說文曰黥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

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保特立也思玄賦曰松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

曰時闕天文之祕與究人事之終始也日月五星天之文也

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尤明國緯祕與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興藏也禮舍文嘉曰禮天

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

幘綠徽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

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之名也

秦異秦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秦者皆射六

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秦古之良弓異秦同機言弩秦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秦共

一臂然秦弩弓也李奇曰秦弓也字林曰秦音卷乳  
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破

石雷駭激矢重飛

駭石今之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  
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

升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  
觀漢記光武作飛重箭以攻赤眉廣雅曰重飛箭名也  
方言曰凡箭三鏃謂之羊頭三鏃長六尺謂  
之飛重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鏃稜也  
以先啓行

耀我皇威

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  
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

其東則有明堂

辟廱清穆敞閒

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  
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大司旋宮奏

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  
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閒也  
環林縈映圓海迴

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  
昌言曰清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廱



者所以行禮樂宜教化辟廡象壁圓以詩云廡名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廡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

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

考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

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

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

七發曰於是背

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左氏傳曰

終始施猶布也

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曰祭  
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禮祀祀昊  
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鄭司  
農曰三配皆積柴實生體焉燎而生烟以報陽也禮記  
曰周人禘嘗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  
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張鈞天之

廣樂備千乘之萬騎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

斷曰大法駕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左氏傳卜  
偃曰童謡

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左氏傳卜  
偃曰童謡

云衱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衱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  
貌也說文曰衱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衱曰管郭璞爾

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簾六孔  
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吳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

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  
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煌煌乎隱隱乎

蒼頡篇曰煌  
煌光明也上

林賦曰煌煌危危隱隱盛也又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

之巨麗也

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

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兩學齊列雙宇如一

郭緣生述

征記曰國學在辟廂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右延國胄左

納良逸

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

進賢良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安革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

班固公孫弘贊曰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家語衛將軍丈子問於子貢曰

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尚書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  
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言有道

則可以故髦士投紱名王懷壘言棄紱藏壘咸來學也  
為師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

曰髮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論語  
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壘藏紱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此里仁所以為美論語曰里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仁為美鄭

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  
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孟母舍近

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  
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街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

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  
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

成大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  
儒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

給長楊映沼芳枳樹籬

馮衍顯志賦曰捷六枳而為籬

遊鱗澆澗莖莖

敷披

澆澗出沃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之澆澗毛萇詩傳曰莖莖荷華

竹木蒨藹靈果

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

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

甘海內惟有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桺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桺木甚美世罕得之桺實彌

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

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

縹李代所希有靡不畢殖

名頡篇曰殖種也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

丹白之色

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梳桃山桃也實似桃而

小不解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  
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  
石榴蒲陶之

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石榴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莫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

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

郁今之郁李棣山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莫山李也郁與莫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

華實

照爛言所不能極也

春秋大雅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菜則葱韭蒜芋

青筍紫薑莖薺甘旨蓼芡芬芳

毛詩曰薑茶如飴毛萇曰薑菜也居隱切鄭玄

儀禮注曰後廉薑也韻畧曰芡香菜也相惟切與後同

藁荷依陰時藿向陽

崔豹古今

注曰藁荷菜似薑宜陰弱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大陽綠

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

楚辭曰竊獨悲此凜

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

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晴

六合清朗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

禮記曰諸

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賜晉諸公贊曰傳祇以足疾版輿工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與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攀捫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遠覽王畿

近周家園

周禮曰方十里曰王畿

體以行和藥以勞宣

爾雅釋言曰宣徇宣

也郭璞注曰宣周徇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

常膳載加舊病有痊

說文曰病病也莊子

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

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執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執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

陸摘紫房

水挂賴鯉

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漬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賴赤也

或宴于林或楔於汜

史記曰武帝楔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己宮人皆楔於東流水上自

洗濯袪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楔者絮也仲春之時於水楔除故事取於清絮也爾雅曰窮漬曰汜郭璞注曰

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

王隱晉書曰凡御史釋弟燕令

豹禮記曰斑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

一喜

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壽之玉觴論語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壽觴舉慈

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

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乎厚具樂飲太尉風俗  
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夾蓬萊而駢羅  
頻足

起舞抗音高歌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卬頓足起舞傳武仲舞賦曰抗音高歌為樂之方

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

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曾子

曰旦就業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讎  
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  
幾陋身之不保尚矣

擬於明哲

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

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老子

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疾矣鄭玄曰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

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

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无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聞蜀郡成都正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

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

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爐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悲

愁之辭

鄭玄儀禮注曰于為也

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

說文曰陳悟覺也

皇后復得親幸

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

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

逍遙以自虞

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

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度所為被退在

長門宮之事

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

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

悼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

言我朝往而

莫來兮飲食樂而忘人

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昇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恣樂而忘

于交人人后自謂也

心嫌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

鄭玄周禮注曰

嫌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安在得意相親而已移字或從大非爾雅曰省察也嫌理兼切

伊予志

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懽心

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慙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慙愿也

空角切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

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奉

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

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

言奉君虛言而

望為誠實離宮即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

長門宮也在城南

薄具肴饌也又廊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

記曰臨觀也

楚辭

曰悲

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祥而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

廓然鄭玄曰憂憚在心之貌

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

而外淫

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

名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

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

今羌晝晦說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文曰窈深遠也

言似君之車音

也

也毛詩曰殷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幃之檐檐

其雷殷音隱

楚辭曰

震檐檐

以含風王逸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閻

曰檐檐搖貌

酷烈閭閻

香氣

盛也間  
魚中切

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

說文曰存  
恤問也弱

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

脅斂也  
萃集也

心憑噫噫而不

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  
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正色乃

衰攻中言  
攻其中心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

好色賦曰  
周覽九土

尚書曰從  
容以和

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

孔安國尚  
書傳曰造

至也郭璞方言注曰  
鬱壯大也穹崇高貌

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

窮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頃也謂下蘭臺  
少頃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

擠玉戶以撼

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

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  
曰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

為鋪首也曾吟聲

刻木蘭以為椽兮飾文杏以為梁

木蘭

似桂木名文杏亦木名

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

丰茸衆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

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

施瑰木之櫨

櫨兮委參差以棟梁

方言曰櫨拱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為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

曰櫨櫨柱上枅也方言曰

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

將將

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腸熱其若湯說文曰

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

曜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

耀明也綴錯石之瓊甍兮象瑇瑁之文章

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錯石雜

泉石也言累泉石令之密緻以為瓊瓚之文章也爾雅曰瓚瓚謂之瓚郭璞注曰今江東呼

瓚為張羅綺之幔帷今垂楚組之連網尚書曰荊州厥

安國曰組絞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絞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絞所以繫帷也撫柱楣以從容

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白鶴

噉以哀號兮孤雌踣於枯楊廣雅曰噉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

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望恨也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

洞房楚辭曰矜容修態亘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



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

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妙音要

貫

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

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至其中操也中操

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五郎切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

流離而從橫

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

舒息悒而增欷兮蹠履起而

彷徨

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惜懷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珣漢書注曰蹠蹠為趾趾為蹠

說文曰蹠蹠也一日蹠蹠屬蹠革履也蒼頡篇曰蹠徐行貌蹠與蹠音義同

揄長袂以自翳

兮數昔日之讐殃

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讐過也殃咎也

無面目之可顯

兮遂頽思而就牀

廣雅曰頽懷也言懷其思慮而就牀

搏芬若以為枕兮

席荃蘭而茝香

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冀君來而臨幸也廣雅曰搏著也段凡切

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

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

常夢想思見之

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茫茫若有亡

茫茫恐懼之貌狂往切楚

辭曰魂廷廷而南行王逸曰廷廷惶遽貌莊子曰君惘然若有亡

衆雞鳴而愁予兮起

視月之精光

楚辭曰日眇眇兮愁予

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

東方

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畢昂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曰蜀謂之畢又曰大梁昂也

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

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

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

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

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禮記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更歷也

而復明

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

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

妾人竊

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

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

并序

向子期

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

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

以來見反自投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

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

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也

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干寶

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與友善康有潛遊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與庶弟俊才妻美與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與病之告安謗已矣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

李與入秦及闕而歎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與友弟安親善會翼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

嵇博綜

技藝於絲竹特妙

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

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

琴而彈之

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

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左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斯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文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曰影取琴而彈

余逝將西

邁經其舊廬

言昔遊將西邁今返經其于時日薄虞淵舊廬毛詩曰遊將去汝

寒冰淒然

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

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將命適於遠

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

也毛詩曰不能效

國語

反爾雅曰適往也

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西都

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曰河內郡有山陽縣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

踐二子之遺跡兮

魯思駕乎河梁毛詩曰侯我手城隅

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歎黍離之慙周

歷窮巷之空廬

賦曰起於窮巷之間

兮悲麥秀於殷墟

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

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曰禾黍油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

之蘄蘄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也作雅聲惟古昔以懷

今兮心徘徊以躊躇

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

棟宇存

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

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棟桷其器皆存而不觀其

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

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

史記曰李

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食中鼠食積粟居大

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

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以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被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嘆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託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辨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斯出獄與其子三川守由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悼嵇生之永辭兮顧

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

運遇五行運轉

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



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聽鳴笛之慷慨兮妙

聲絕而復尋

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厭應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

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

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  
今毛詩曰我心寫兮

### 歎逝賦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機為祭

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大參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

嘆逝者謂嗟逝者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嘆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

生少時也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

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

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

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懿昵交密友亦不半在

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

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

索盡也以

是思哀哀可知矣

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乃為賦曰伊天地

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

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

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

而警立

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駭馳而去時節循虛警動而立

嗟人生之短期孰

長年之能執

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

氣而求

時飄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

楚辭曰時不可

長年  
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將莫也

懟瓊藥之無徵恨朝霞

之難挹

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藥以朝食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救正陽而含朝霞毛長詩傳

曰挹斟也挹音倕斟音俱

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

山海經曰湯谷上於

扶桑一曰方至一曰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曰至一曰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字林  
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閱

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

高誘淮南子注曰閼總也毛詩曰滔滔江漢

世閼

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算

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

代之人通呼為世算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廣雅曰冉冉進也

人何世而弗新

世何人之能故

言皆滅亡而不能故

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

露

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

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

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

楚辭曰日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

譬日及之在條恒雖

盡而弗悟

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概木槿觀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

李樹東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日及曰王蒸潘尼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雖不悟

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

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痛靈根之風隕怨具

爾之多喪靈根祖彌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榮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

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正與族人悼堂構之頽瘁

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頽瘁

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

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

其多念戚貌瘁而甚歡

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

幽情

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慘此世之無樂

詠在昔而為言

毛詩曰自古在昔

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

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

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

爾雅曰彌終也

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

半平聲陽韻說文曰冥窮也廣

雅曰象深也廓空也

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

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

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元伯悅蕙歎蓋以自喻

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

而異瀾

言人之性命脫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

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

之良難

此路即元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

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

之將然

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毒娛情而寡方怨感目之

多顏

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脚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

爾雅曰怡樂也

尋平生於響

像覽前物而懷之

大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矐眇

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

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

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

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

萬類魏文帝與吳

年彌往而念廣塗薄算而意遑

楚辭曰年

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昇塗遠故  
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迫也阻格切 親落落而日

稀友靡靡而愈索

落落希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

顧舊要於遺存得

十一於千百

舊要猶久要也遺錄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

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已見上注

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

而來宅

忘失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辭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

託末契於後

生余將老而為客

言我將老死與汝為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

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

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

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

未



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

寤大算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

寤覺也大

算猶長夜也原大生元之理未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

伯悅歌曰大算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

足攪

言此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祗攪予心毛萇曰

攪亂也

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

何云乎識道

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

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漙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

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殷深也

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

寶

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

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迹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

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愚欲喜起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游已見上

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

并序 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

戴榮緒晉書曰岳父范琅邪內

史潘岳楊華碑曰華字秀初榮陽人封東武伯亮諡曰戴范音毗

始見知名遂申之以

婚姻

言岳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

絕秦曰相好戮力同心中之以婚姻爾雅曰婚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而道元公嗣亦隆世

親之愛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大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暉

傳曰楊登字肇晉荊州刺史

不幸短命父子周殞

論語哀公

子潭字道源次韶字公嗣

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余既有私艱且尋役

于外

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入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使

不歷

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

今而經

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  
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  
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  
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

夕雪暘以掩路

埤蒼曰暘白也掩覆也

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

凝沍

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車輪謂之軻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水

也杜預曰沍閉也

塗艱屯其難進日晚晚而將暮

周易曰屯難楚辭曰白日

晚晚其將入

仰晞歸雲俯鏡泉流

傅殷七激曰仰歸雲逝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

前

瞻太室傍眺嵩丘

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成縣西漢書曰太

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

間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國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塋起疇如

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  
遠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注曰堯設

誹謗之木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麤散皆為楸望

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夜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

哀嗣墳壘壘而接壘柏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逕望故鄉鬱何壘廣雅

曰壘重也說文曰壘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莖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森一

作榛榛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馬鄭玄曰  
宿草陳根

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

毛詩曰總角外兮孔

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

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

史記豫讓

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故以國士報之

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

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

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

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闋其

無人

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人卑蒼曰闕靜也

陳亥被於堂除舊圃化而為薪

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亥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堦也

步庭廡以徘徊涕泣

流而霑巾

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天

切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

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

宿不寐

獨鬱結其誰語耶綴思於斯文

楚辭曰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

達旦

結其

誰語

寡婦賦

并序 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

有韜世之量與余

少而歡焉

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

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幸弱冠而終

不幸弱冠並已見上良

友既沒何痛如之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

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吾姨也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華次女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

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

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隕

家語曰少

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

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于所天

孤女藐焉女孩

潘岳集任澤蘭哀辭

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衰而隕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

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語子孫藐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斯  
間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兒名斯  
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

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

昔阮瑤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

魏文帝寡婦賦

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敘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

余遂擬

之以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

難之匪忱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少

少

伶俜而偏孤兮痛切怛以摧心

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

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切切入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切切憂勞也又怛怛猶切

也 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 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

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音陸莪音

俄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長笛賦曰長感感不能聞居兮曹子

建應詔詩曰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 毛詩曰

長懷永慕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 承慶

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 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

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是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

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葛藟二草名也言二

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毛萇曰木懼下曲曰樛縈猶蔓也藟力水切樛音虬切縈力追切

身輕而施重兮若履水而臨谷

曹植鸛鵒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患之中虧

丁儀妻寡婦賦曰怨施厚而德薄若履水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

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

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

禮記曰天

子諸侯宗廟之祭春初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

毛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為期爾雅曰彌

終也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痂

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痂毛萇傳

曰痲病也音妹

何遭命之奇薄兮遭天禍之未悔

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

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遭遇也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

偶之時言天降禍於己未有後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

其悔禍榮華晁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晁

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天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

易錦茵以苦席

熒獨而靡依

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閉門以却掃塊孤惻以窮居

易錦茵以苦席

今代羅幃以素帷  
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易

曰君數見乘與錦綳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

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苦也江東呼為蓋楚辭曰窮阿

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纂要曰在  
上曰帳在傍曰帷單帳曰幃幃文尤切  
命阿保而就

列兮覽巾箴以舒悲  
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傳母保阿就列就其房列之

位也箴  
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  
韓詩外傳曰

扇也  
長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  
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

散走也  
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  
誰告言告誰

波詳切  
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王祭寡婦賦時  
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坐側靈坐之側也

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  
楚辭曰時曖曖具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

辭曰日杳杳而西顏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  
陰日疊疊以西顏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  
雀

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樓而斂翼

秦嘉贈婦詩曰耿耿難  
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

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樓雀分散以赴羣爾雅  
曰雞棲於弋為櫟鑿垣而棲為時棲雞宿處

歸空館而

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

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  
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長詩傳

曰衾被也  
裯單被也

思纏繇以瞽亂兮心摧傷以愴惻

張昇與任  
彦堅書曰

纏繇思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瞽亂兮迷惑又  
曰心悶瞽之屯屯王逸曰瞽亂也瞽莫遺切

曜靈暄

而邁邁兮四節運而推移

楚辭曰曜靈晷而西征廣雅  
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子

曰天有春夏秋冬之節故主四時顏延年曰春夏秋冬  
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時邁速也古歷九秋篇曰寒

暑推移  
運流也

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墮枝

毛萇詩傳  
曰頊墜也仰

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

曹植八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寥也

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

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

楚辭

曰日昇黃昏嗟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

耳傾想於疇昔兮目仿佛

乎平素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勢弊以迭見曹植任城王

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

雖冥冥而罔

覲兮猶依依以憑附

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思戀之貌小

雅曰憑依也

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

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

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龍輶儼其星駕兮飛旒

翩以啓路

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輜於門側旒纓紛以飛揚爾雅曰緇廣充輜長尋曰旒禮記有龍

輜鄭玄注

曰龍輜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輜喪車也音而

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設

旒夏也然旒喪柩之旌也爾雅曰廣輜曰旒

山幡即今之旒旒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

輪按軌以

徐進兮馬悲鳴而跼顧

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兮馬蹇局而不行

局與跼古字並通渠足切

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

既憂見上文毛

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

晞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

墓

家語曰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視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

魄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水

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



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惇余在疚凡人喪曰疚鄭雪霏  
玄毛詩箋曰在憂疚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

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動雪翩翩以交零毛

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雷冷冷以夜下兮水漌漌

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淒淒而夜降水漌漌而晨結說文曰雷屋水流也又曰漌漌薄冰也力檢

切意惚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楚辭曰

惟邛路之遼遠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

上賜東平王蒼書曰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

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夜漫漫以悠

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寐炯公冷切

悠兮寒淒淒以凜凜

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

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

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

丁儀妻寡婦賦

曰氣憤薄而交榮撫素枕而歔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

亡魂逝而永遠兮時

歲忽其道盡

丁儀妻寡婦賦曰神典編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道盡毛萇詩傳

曰道終也廣雅曰道忽也

容貌儻以頤頤兮左右悽其相慙

家語曰儻儻乎

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儻儻鄭玄曰儻儻貌鸛鳴賦曰容貌慘以頤頤丁儀妻寡婦賦曰顧悽貌之瓶瓶對左

右而掩涕洞蕭賦曰榮跖鬻傳儻頤頤說文曰儻敗也洛罪切瓶普檻切

感三良之殉秦

兮甘捐生而自引

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元而作是詩左氏傳文

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墓為殉妻言願亦如三

良死從於夫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

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

徊而不忍

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刀以自裁顧弱子而復

出八腹我毛長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

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

隕

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楚辭曰辭靈修而隕志

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

憐兮何極

皇穹天也

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

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

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鳥

凌虛以徘徊

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

象謂形象也以其窈已化故謂之遺也

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

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奉虛坐兮

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愬亦許字

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

響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為倚

顧影兮傷摧聽響兮

增哀遠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

周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

緬思親也

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

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

與秋兮代序毛詩曰歲事其暮古詩曰漂漂歲暮說文曰頽墜也

霜被庭兮風入室夜

既分兮星漢迴

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

楚辭曰倚閭闔而望 怛驚

悟兮無聞超懞恍兮慟懷

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曰君懞然若有恍已見上文

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

爾雅曰大陵曰阿

墓門兮肅肅修壟

兮峨峨

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間或謂冢為壟

孤鳥嚶兮悲鳴

長松萋兮振柯

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

哀鬱結兮交

集淚橫流兮滂沱

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

詩曰涕泗滂沱 蹈共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

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

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

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

華

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

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

靡佗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

植文帝誅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庑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鬣彼兩髦實惟我儀之元天靡

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

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歛恨而元也

江文通

劉縡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陽令父母之南沙令淹少而沉

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屬志篤學泊于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惜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採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諡憲子宋桂陽王舉秀才齊典為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

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萬里歌曰萬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

人生到此天

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

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

說苑曰秦始皇

帝太后不謹幸即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

削平天下同文

共規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華山為城紫淵為池

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為

梁巡海右以送日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武王三十七年伐紂六起九師東至十

九江叱鼃鼃以為梁列子曰穆  
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

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也韋昭  
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晏駕而晚出

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故  
萬機今忽崩隕則為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

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嘔聞者莫  
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  
在漢中山木  
之嘔歌曲也  
薄葬心動昧旦神興

楚辭曰薄葬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

氏傳曰昧  
旦玉顯  
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

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

豔史記曰為之金輿鉉衡  
以繁其飾玉乘玉幣也  
置酒欲飲悲來填膺

漢書曰上置酒

沛宮鄭玄禮記  
注曰填滿也  
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



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寬

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

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拔劍擊柱

漢書曰漢高已併天下尊為皇帝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弔影慙魂

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雁門

漢書有上

郡雁門郡並秦置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

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蘇武等在其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朝露溘至握

手何言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掩也史記

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詩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若夫明妃去時仰

天太息

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王嬙王氏之女名

嬙字昭君

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

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

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

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政之戰國

策曰樊於期仰

紫臺稍遠闕山無極

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

天太息流涕

闕山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颯颯謂之颯颯音扶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

其西匿潘岳寡婦賦

隴雁少飛代雲寡色

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

代之間

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

鬻子曰君子欲緣五常之道而

氣皆黑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

書曰生為異域之人

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充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其先事自

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閉關却掃塞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左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至塞其門

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脫略公妻曰孺人稚子見寡婦賦

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齋曰略簡也揚雄自叙曰雄為人跌宕

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齋恨入冥鸛鵲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

傳曰懷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臧榮緒晉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

安家事係獄豐閔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

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  
水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

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盞彈琴一  
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秋日蕭索浮雲

無光

鄭玄禮記注  
曰索散也

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青霞  
奇意

志意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籟流於森  
管晉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與馬于山椒奄修夜之  
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誄曰玄室冥冥修夜  
或有孤臣危  
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

涕孽子墜心

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子

庶子也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  
遷客海上流戍隴陰  
漢書

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  
牧羝羊史記曰婁敬齊人也戍隴西  
此人但聞悲風汨

起血下霑衿

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勿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

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

雅廣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若迺騎疊跡車同軌

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

沒也銷猶散也

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七

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

記曰賈謝鳴鼓雷震黃塵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煙

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啓

已矣哉

孔安國尚

書傳曰已發端歎辭

春草萁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

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

琴道雍門周曰高堂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

殊狐兔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張奐與  
穴其中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 別賦

## 江文通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黯失色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

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賈逵

曰唯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

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

深故舉以為況也文子曰為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

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

又述

三十七

暫起

言此二時別恨適切

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

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

木行子心腸斷

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

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

楚辭曰船

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

棹容與而未

前馬寒鳴而不息

楚辭曰橫齊揚以容與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桂

而霑軾

韋誕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瑟者於絃設柱然瑟有柱以

玉為之袁淑正情賦曰解蘊蕭之芳余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弟潺湲兮霑軾

居人愁卧况若

有亡

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卧莊子曰居悄然若有亡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

而飛光

軒檻版也

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

空揜撫錦幕而虛涼

層重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中

廣雅曰帷幙帳也

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說文曰躑

躑任足也躑與躑同馳戰切躑馳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

萬族

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

周禮曰馬八尺以上

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淮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

何矯煥翠蓋空如躑躅尚書大傳曰朱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

謂陳無字曰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疏

君車衣文繡



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為太子太傅公子為少傅甚見器重朝廷為崇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返稱疾寫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十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

兮傷美人

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

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摧歌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珠與玉兮豔算秋

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馬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

言樂之盛

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孤巴鼓瑟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騶馬仰子野揮而

鳴鶴

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

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闕

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

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

韓國趙廁吳宮燕

市

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却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

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

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

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

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

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

又選

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常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撻秦王

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拔血相視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解

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拔拭也泣血已見恨賦

拔武粉切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史記曰荆軻遂方發就車不顧

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

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燕丹太子

白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陞戟而見燕使鼓鐘並發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破面扶眼屠腸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

知其妙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  
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鼎政自殺於尸  
旁晉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妙亦烈  
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

未和負羽從軍

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漢書曰羽障徵曰邊郡服虔曰土

負羽揚子雲羽獵賦曰蒙循  
負羽扶鏃邪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雁山叅雲

水經曰遼

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  
里鳥所生在雁山雁出其間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  
雲謝承後漢書劉翽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薰香氣也

日出天

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煜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冬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曰  
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

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  
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

兮霑羅裙

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趙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

趙姬女也

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

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人悲者無故生  
離遠赴絕國無想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  
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  
王充論衡曰睹

喬木知舊都孟子見齊宣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修德之臣

也楚辭曰濟江海兮  
蟬蛻決北梁兮永辭

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

蘇武詩曰淚為

生別

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叙悲

方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

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飲此平生值秋雁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

復去兮長河湑

毛詩曰居河之湑爾雅曰水草交曰湑

又若君居湑右妾

家河陽

漢書有湑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湑或為塞

同瓊珮之晨炤共金爐

之夕香

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珮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

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

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悅巾千里外結

綬登王基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寔為靈芝山海經曰如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荃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

免綠服者相千人郭璞曰瑤與莖並音遙然莖與瑤同

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

流黃

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簡竹布便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

春宮閔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

毛詩曰閔宮有恤毛萇詩傳曰門開

也班婕妤白傷賦曰應門閉弓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

夏簟清兮晝不算

冬缸凝今夜何長

張儼席賦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夏侯湛缸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

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

織錦迴文詩序曰寶韜秦川被徙沙

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更娶儻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

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

列仙傳修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有龍石段其上取黃

精食之後云  
不知所之

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

方言曰寂安靜也

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

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

丹竈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

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簫作鳳鳴避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所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

暫遊萬里少別千年

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



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  
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  
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即遊於  
安息西海之際意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惟世間今重別

謝主人兮依然

說文曰謝辭也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謠

詩漆洧章

刺辭也兵革不息男女相亂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

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

固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  
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

立桑中衛女上官陳娥

衛陳二國名也毛萇桑中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

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官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  
之愛厚己也此期戒於桑中要我於上官送我於淇水  
之上入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  
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

嫁耳不以答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子莊公薨子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 春草

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

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陸雲芙蓉詩曰盈盈河上露灼灼如明珠遊甲開山

國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國如日月以自昭目達幽冥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

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

千名言多也南都賦

曰百種千名

有別必怨有怨必盈

蔡琰詩曰心此思分胸憤盈

使人意奪

神駭心折骨驚

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倚曰無折骨

雖淵雲之墨妙嚴

樂之筆精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

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

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

門官者署承明金馬者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是也論

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又雄會聚

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興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雕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

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十六